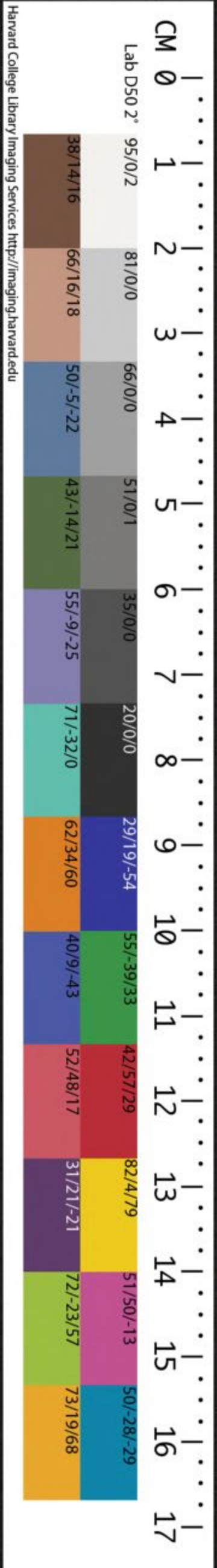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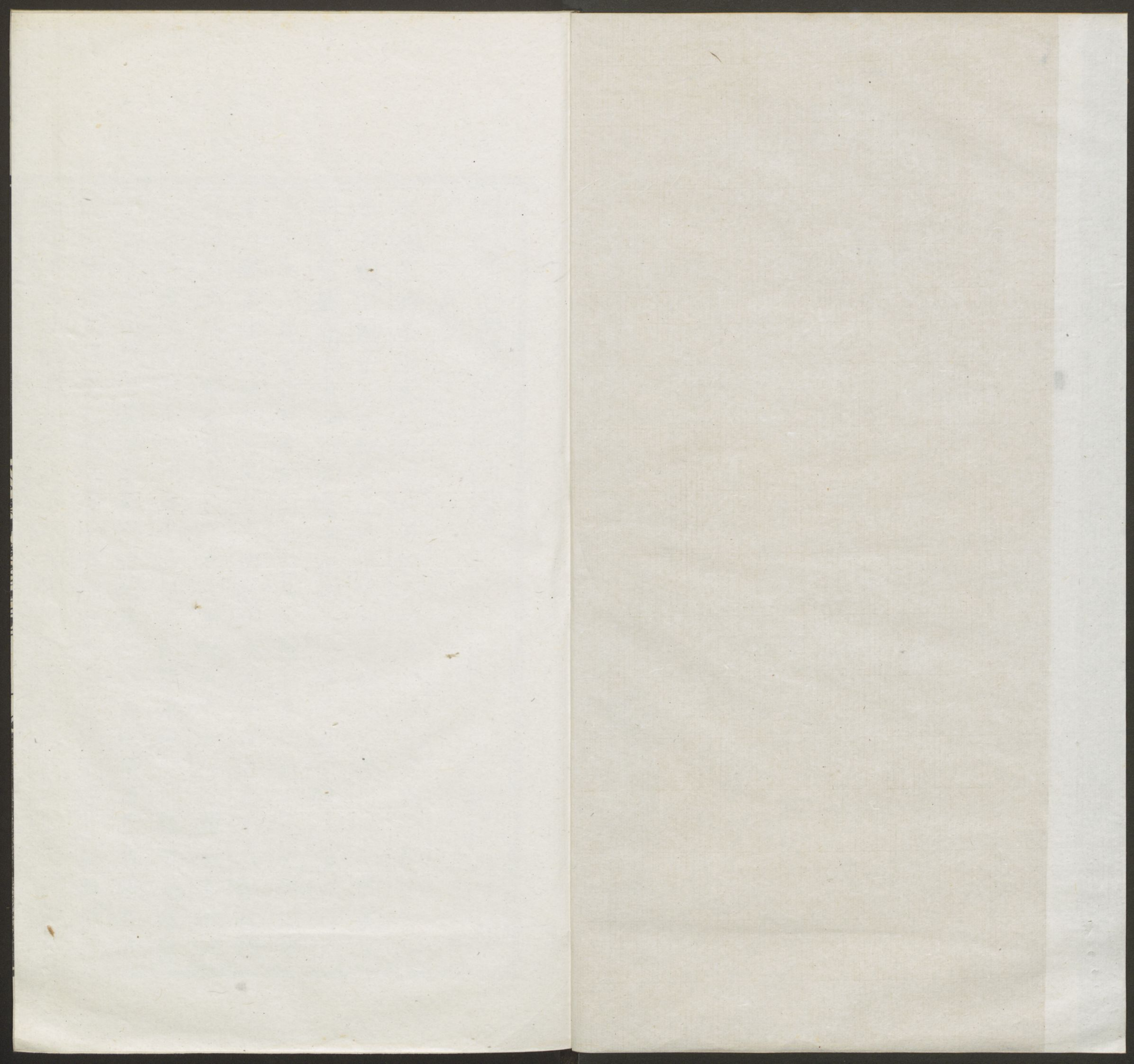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202

T 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

兵制

宋徽宗時李復奏乞罷造戰車劄子曰臣惟恐完劄子奉旨令
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專令臣催促製造應到本路出入攻戰使展
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國常用車詩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又曰元
戎千乘以先啓行及周制自出百為敵捕而至於通十為成或出車
車一乘其他班班亦可見古之用兵與今不同古者兵不妄動征戰
有禮不為說過舉皆有法多於平原易於故車可以行敵人不敵輕
犯此以車為利也今之用兵車一掛遠或伏乘勢而來雖營高險其
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不以保險為利得其機便或有自取其
敵不相顧其往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乘歸則車之廢事先
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山川在在為車同觀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

兵制

宋徽宗時李復奏乞罷造戰車劄子曰。臣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。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。專令臣催促製造。應副本路出入攻戰使用。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。詩云。公車千乘。公徒三萬。又曰。元戎十乘。以先啓行。及周制自出。百為畝。積而至於通十為成。成出革車一乘。其他班班亦可見。古之用兵與今不同。古者兵不妄動。征戰有禮。不為詭遇。舉皆有法。多在平原易野。故車可以行。敵人不敢輕犯。此以車為利也。今之用兵。盡在極邊。戎狄乘勢而來。雖鷙鳥飛翥。不如是之迅捷。下寨駐軍。各以保險為利。得其機便。或有負敗。各逃散。不相顧。其往車不及期。居而保險。車不能登。歸則虜多齮。逐爭先奔趨。不暇回顧。車安能收。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。臣在兵馬間。親冒

矢石前後十餘次。觀之屢矣。有至糧糗衣服器械不能為用者。又况於車乎。聞此議出於許彥圭。彥圭因姚麟之子師閔而得見麟。遂獻說於麟。懇告求以此為進身之謀。麟乞憐而上其說。朝廷以麟邊人。必熟於邊事。意遂然之。不知彥圭劇為輕妄。麟立私恩。不思誤朝廷之事。是亦容易。昔唐之房琯嘗用車戰。大敗於陳濤斜。十萬義軍無有脫者。當時止存畿邑平地且如此。况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。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。運不合轍。牽拽不行。今配買木植物料。差雇工匠。大為費擾。既成艱於牽拽。昨東來者牽拽不行。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。終日方進五七里。遂致兵夫逃亡。戰車棄於道路。大為諸路之患。其糜費不知其幾千萬矣。苟望一官之進。上罔朝廷。下害百姓。此而不誅。何以懲後。臣今乞便行罷造。如別路已有造者。乞更不牽拽前來。免致徒費人力。如朝廷未以臣言為然。乞賜博訪。

通判李新奏曰。臣嘗謂古先聖王於萃聚之時。必除戎器。戒不虞。示有國者不可一日去兵也。天下承平日久。州郡軍器因循不修治。暑月未嘗暴曬。兵刃不加淬礪。衣甲旗幟破碎斷裂。少有鮮明者。大率安置不如法。蜀地卑濕。天多沉陰。雨水動經旬月。既非高燥處貯藏。則未閱歲時。筋膠解拆。韋革腐爛。條貫弛絕。蹂踐弃擲。不可勝數。如梓州一路。遂寧府叙州。有都作院。歲課不少。而兩州皆無樓閣架放。非惟枉費官物。緩急警嚴。殊無犀利可用之器。誠可慮也。臣欲乞諸州府甲仗庫。未有樓處。並許創置。有而隘陋。處即添展修葺。務要收藏軍器。可以耐久。亦預備之術。立武之餘事也。

欽宗靖康元年。尚書右丞李綱上言曰。臣竊惟軍政之不修。二十餘年於此矣。將驕卒惰。賞罰無章。每戰輒北。兵既寡弱。民又凋弊。戎狄由此敢肆。憑陵中國之不振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今賊雖退師。尚未

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。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。時方向暑。須暫遠去。秋涼馬健。何憚而不來。此其可慮。又非前日之比。義宜及今速為之備。一曰選將。二曰募兵。三曰訓練。四曰保甲。五曰馬政。六曰繕器。甲。七曰峙糧草。八曰修城壁。九曰增塘濼。十曰置堡塞。凡此皆軍政之大者。當今之急務也。而其財用調度之費。不與焉。前此賊未退師。支梧目前。固有未暇。今度其勢出塞。決在旬日。而此去防秋。近在三數月間。要當自茲講求施行。不可復緩。又况西戎跳梁。五路並入。四夷交侵。誠可深慮。臣以書生備位樞筦。方艱難之使之時。乞避賢路。不蒙賜許。夙夜思之。國之大事。無過於此。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。要當合衆智。協衆力。上稽祖宗之舊。下考當今之宜。庶幾有濟。欲望聖慈。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。於職事官中。不拘官資。高下兼充。仍添置編修官二員。同共措畫條具。以時推行。始蒙允許。容臣續具姓名。

以聞。

綱為河東北安撫使。又論不可遣罷防秋人兵。劄子曰。臣昨待罪樞府。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。臣意以謂中國軍政不修。幾三十年矣。闕額不補者過半。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。不習戰陳。故令金人得以窺伺。既陷燕山。長驅中原。遂犯畿甸。來無藩籬之固。去無邀擊之威。廟堂失策。使之割三鎮。質親王。劫取金帛。以億萬計。驅虜士女。屠戮良民。不可勝數。誓書之言。所不忍聞。此誠宗社之羞。而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也。今河北之寇。雖退。而中山河間之地。不割賊馬。出沒並邊。諸郡寨柵相連。兵不少休。太原之圍未解。而河東之勢危甚。旁近縣鎮。皆為賊兵之所占據。秋高馬肥。虜騎憑陵。決須深入。以責三鎮之約。及金帛之餘。豈倘非起天下之兵。聚天下之力。解圍太原。防托河北。則必復有今春之警。宗社安危。殆未可知。故臣輒不自揆。為

陛下措畫降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。大約不過十餘萬人。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。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。腹裏十餘州軍。沿河一帶控扼地分。翊衛王室。隄防海道。其甚急者。解圍太原。收復忻代。以捍金人。夏人連兵入寇。不知此十數萬之衆。一一皆到。果能足用。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。今臣被命出使。去清光之日未幾。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。調兵防秋之計。既罷峒丁。又罷刀弩手。又罷土兵。又罷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。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。不係將兵。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。是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兵。罷去大半。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。將何以支梧。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。臣切思之。以兵為不須起者。大槩有五。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。一也。錢糧犒賞之費多。二也。河北寇退。天下已無事。三也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。不攻自解。四也。探報有林牙高麗之帥。金人牽制未

必深入。五也。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。則詔書之下。以四月朔天下兵。以七月當時。閏報三省。何不即止。今已七月。遠方之兵皆已在道。始復約回。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。一歲兩起。天下之兵。中道而兩止之。天下謂何。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。而將士解體矣。國之大事。在戎。宗社安危所繫。而且行且止。有同兒戲。臣切痛之。若以謂錢糧犒賞多。則今春無兵捍寇。致令誤國。土地寶貨。人民皆為所取。今惜小費。又不為之備。臣恐後來所取。又不止於前日也。况元降指揮防秋人兵。各令賣糧以行。則錢糧犒賞之乏。自非所患。廟堂不深思宗社不計。而惜小費。臣切所不取也。若以河北寇退。天下無事。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。聲言某月入寇。當取某地。殊敵臨境。非和。非戰。朝夕恐懼。其復來。天下果無事乎。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。而坐其上。火未及然。因謂之安。以今日觀之。何止於火未及

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。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。不
攻自解。則自春徂秋。攻守半年。曾不能得其實數。姚弋仲二帥以十萬
之師。一日皆潰。彼未嘗有所傷。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。以為可
以不攻而自解者。臣以謂非愚則誣。至於林牙高麗牽制之報。理或
有之。然不可恃彼之不來。當恃我之有備。則屯兵聚糧。正今日之先
務。不可忽也。今河北河東州郡。日告危急。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。而
半年以來。未有一人一騎。可以副其求者。防秋之兵。甫集。又皆遣罷。
不知此何理也。若必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。而自可無事。則臣誠不
足以任此責。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。代臣坐致康平。而重為此擾擾
也。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。聞已至襄唐間。臣已作奉聖旨。令疾速發
赴宣撫司外。所有餘路。乞依元降詔書起發。庶幾不誤國事。又近降
指揮。減罷防秋之兵。臣所以深惜此事者。一則河北防秋。闕人。恐有

疎虞。二則一歲之間。再令起兵。又再止之。恐無以示四方大信。防秋
之計。臣前奏論之已詳。請為陛下更論。不可失信之意者。周為犬戎
所侵。嘗以烽火召諸侯兵。恐諸侯之未必至也。舉烽以試之。諸侯之
兵大集。知其試已。皆怒而歸。其後真舉烽。無復至者。去冬金人將犯
關。詔起勤王之師。遠方之兵踴躍赴難。至中途而寇已和。有詔止之。
皆憤惋而反。今以防秋之故。又起天下之兵。良非獲已。遠方之兵率
皆就道。又復約回。將士卒伍。寧不解體。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。而以
寸紙罷之。臣恐後時有所號召。無復應者矣。

許翰上言曰。臣伏見國家武備久弛。盜賊橫行不忌。雖有軍旅。驕惰
難用。非一新之。無以禦捍。臣愚願詔郡縣什伍其民。家富者出財。人
衆者出力。城郭之民。使自守其城郭。田野之民。使自衛其田野。城郭
分坊以保門。田野分鄉以保境。拔其豪傑。使之部勒。私務之隙。教以

武事。家識金鼓進退之節。人能予矢擊刺之技。小寇之至。則可參錯以捍禦。大盜之入。則得會合以擊逐。藝進則郡縣旌之以金帛。功立則朝廷勸之以爵位。如此。天下凜然。皆為長城之固矣。立法天下。嚴其誅賞。使凡寇至無敢不救。縣破則責州。州破則責郡。隣路近州不能應援。亦皆有責。必行無赦。宣王之詩。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者。謂其能使天下必信如此故也。

高宗建炎元年。尚書右僕射李綱上言曰。臣竊以唐有天下。正觀開元間。號為治平無事者。以外有方鎮之兵。捍禦夷狄。內有府衛之兵。臨御方鎮。表裏相制。國勢以安。其後府兵之法壞。邊兵之勢強。乃有天寶安史之亂。然卒戡定之者。方鎮力也。代宗避吐蕃之寇而幸陝。德宗避朱泚之變而幸奉天。亦資方鎮之兵以復國。然行姑息之政。威柄下移。強藩悍臣。浸成跋扈。此非方鎮之罪。措置失策之過也。祖

宗監唐末之弊。削方鎮之權。惟沿邊帥司。屯宿重兵。委以軍旅之事。腹內會府。雖有帥號。其權甚輕。自餘列郡守臣。悉委文吏。不與軍政。以處承平治安無事之時可也。今夷狄猾夏。壞吾邊防。以擾腹心之地。盜賊乘時蜂起。蟻結而州郡猶以承平之制臨之。安能捍患禦侮。鎮撫之哉。故唐方鎮之弊。尾大不掉。而今日州郡之弊。羊不足。以捍頭目。理勢然也。救其弊而振起之。莫若取方鎮之制。用其所長。去其所短。擇人而任之。使大小相比。遠近相維。以蕃土室。則中國之勢尊矣。臣愚欲乞於沿河沿江沿淮置帥府。要郡次要郡。帥府帶安撫使。節制一路。即唐節度使之兵也。要郡帶兵馬鈐轄。次要郡帶兵馬都監。以佐帥府。即唐觀察團練之兵也。朝廷減上供金穀。使之養兵。寬法制而假之權。將佐寮屬聽其辟置。平居貴以訓練閱習。有夷狄盜賊之變。即帥府量事起兵。統率以行。與隣路約為應援。會合有功。

者增秩進職而不移其任。如此數年。上下安習。即州郡之兵可用矣。如蒙聖慈。俯從所請。乞降旨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。取旨施行。綱又上言曰。臣聞天生五材。民並用之。闕一不可。誰能去兵。故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。堯伐叢支胥敖。舜伐共工。湯伐有夏。文王伐崇。武王伐商。皆經甲厲兵。效勝於戰陣之間。夫五帝三王豈不欲坐致治安哉。顧其勢有所不能。故必以戰績之實。則兩軍相攻。迫則校戟相撞。然後可以建大功而定禍亂。是故兵勝於外。義彊於內。威立於上。民服於下。欲措國於尊強者。非兵不可也。本朝藝祖太宗。削平僭亂。混一區宇。用兵不過十萬人。而天下承平垂二百年。夷狄賓服。外患不興。豪俊銷亡。內難不作。治既極矣。兵亦隨廢。至於近年。有養兵之費。無訓兵之法。有蓄兵之名。無用兵之實。軍政大壞。金人因之得以陵侮中國。而致靖康之禍。則兵制久廢之過也。夫秦晉

齊魏韓趙。皆天下勁兵之地也。古之為國者。得其一則足以戰勝而霸諸侯。今國家兼有之。而每與金人戰。望風輒潰。不能取勝。則積威約之漸也。方今當京邑殘破。二聖播遷之後。國勢極弱。士氣益衰。而欲遽與之戰。正猶病人氣體未復。而欲與壯士鬪。必不可也。昔周用鄉遂之兵。而出無不勝。漢用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。而制服四夷。唐用府衛之兵。而威震天下。齊用管仲之法。而九合諸侯。秦用商鞅之令。而卒併六國。然則有天下國家者。強兵戰勝之術。槩可觀矣。為今之計。莫若法鄉遂府衛之制。而寓兵于農。法羽林孤兒七郡良家子。而參以募兵。改法更令。信賞必罰。以壯國威。以養士氣。使之有勇而知方。然後兵乃可用也。昔勾踐有會稽之耻。欲用其民。而五年休養。五年訓練。卒以報吳。今天下之廣。生齒之庶。休養訓練。當以三年為期。則戰可以得志矣。惟國家承平之久。文事太勝。士以武弁為羞。而

學者以談兵為耻。至於戰卒。賤辱之甚。無以比者。正當趣時之變。以武為先。能言兵者。稍褒崇之。置武功爵。益養死亡。有以得其心。而作其氣。則戰勝於一曰之間。有不難也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。

綱又上言曰。臣竊以祖宗建國。以兵為重。熙豐盛時。內外禁卒馬步軍。凡九十五萬人。承平既久。闕額三分之一。失於招填。比年西鄙喪師。江浙山東寇作。繼之以燕山陷沒。所亡失者又半。重以靖康之變。金人再犯都城。諸路禁軍。往往潰散。流為盜賊。天下之兵。所存者無幾矣。朝廷以蠟書召天下勤王之師。皆募於田畝之間。及游手浮浪之人。雖其數甚衆。環繞畿甸。不得毫髮之力。而東南公私財物。為之一空。大抵起一兵。公私所費。非五十緡不可。而沿路供給錢糧之費。又倍於此。是一兵率費百十。而起萬兵。則所費百餘萬緡矣。今秋期不遠。理當揀擇留之。分屯沿河要害之地。則所費不過日給錢糧而

已。朝廷初不較此。應勤王之師。已行放散。被甲持戟而歸者。項背相望於道路。亦有纒至中途。不待令而自返者。不知將來防秋。於何所取兵而可也。禁兵之數。既已不多。而民兵又不可復起。雖起之。必無應者。秋高馬肥。虜騎或復深入。其何以支吾哉。曰。愚以謂濟今日一時之急。莫若取財於東南。募兵於西北。夫東南之財。已竭矣。而臣以謂不得已。猶有可取者。當誘上戶。物力有餘之家。出財以助募兵。朝廷量多寡。以名目酬之。民知國家有兵。而後家室可保。則亦不以為厲已也。國家歲漕東南財穀。以為上供。又權茶鹽之利。以實中都。蓋以養兵。日給六官百官之費。待祭祀賓客之用。皆口矣。而陛下節儉。無玩好宴遊之娛。故凡上供財穀茶鹽之利。除經費外。一切裁損。專以養兵。則亦無不足之患。臣願下募民出財之令。日一降旨。委官措置於京東京西陝西河北募兵。優立例物之數。創為軍下號。團結訓練。一切

以新法施行。分隸將佐。逐處屯泊。以時教閱。比之起東南勤王之兵。其利害不同者有三。東南之人柔弱。不耐勞苦。一也。不伏水土。類多疾病死亡。一也。屯駐稍久。則有思歸之心。往往逃亡潰散。三也。而募西北之人以為兵。則無三者之患。團結訓練。積以歲月。皆為精兵。與夫起烏合之衆。暫聚復散。豈不相遠哉。今河北河東京東西為金人所擾。民不能歸業者甚衆。而陝西素號產兵之地。願及時遣使於數路募兵於合屯。駐路分。建置營房。更番以衛行在。以鎮四方。以備征討。此時不可失也。伏望聖慈。特賜詳酌施行。

綱又上言曰。臣竊以大軍之禮用衆也。軍之所以積少為衆。聯屬不散。可恃以勝敵者。以其有紀律也。團結則有保伍之聯。教閱則有戰陣之制。執被則有甲冑五兵之利。進止則有金鼓旌旗之節。禁戒則有號令之威。上下則有階級之法。兵將相諳。彼此相救。逃亡潰散者

必誅。搔擾亂群者必罰。立功者必厚賞。死敵者必優卹。此之謂紀律。有紀律。然後軍可用也。國朝軍政最號嚴明。自童貫高俅生兵以來。其制始壞。團結保伍廢而無以相維持。教閱戰陣廢而無以習攻擊。甲冑五兵初不服練。旌旗金鼓初不習熟。禁戒號令之威不振。而無以作士氣。上下階級之法不行。而無以一士心。兵將取於臨時。而初不相知。彼此迥相觀望。而初不相救。盧溝之潰。反以金帛招集。則逃亡潰散者不誅矣。浙東之役。虜掠良民財物者。悉皆官軍。則搔擾亂群者不罰矣。僕厮親近。皆授高爵。而立功者不賞。以收身不到為名。而死敵者不卹。紀律如此。而欲驅之以抗大敵。豈不難哉。是以金寇再犯王室。則控扼之兵望風先潰。攻圍帝都。則救援之師逗撓不進。其因循至此。非一日之積也。且金人訓兵十有餘年。不用令者。小則必死。大則族誅。此法既行。威信已著。則用刑反少。故能滅契丹。陵中

國積威約之漸。非一日也。中國之兵既失訓練。又不用令者不必誅。逃亡潰散者反招集之。此風既成。習以為常。則有不可勝誅者矣。故以天下之大。而不能禦夷狄。積弊之漸。亦非一日也。夫用兵驅之於死地者也。苟非畏我過於畏敵。進有生理。退而必誅。則安能使之效一日之命。以成却敵之功哉。為今日之計。莫若更軍政而漸治之。團結之法。自五人為伍。積至於二千五百人為軍。部隊將統制官。迺相臨制。皆有尺籍伍符。以周知其名數。呼召指使。存亡功過。不勞而可知。臨陣戰鬪。進退緩急。不約而相援。如此。則兵伍有所聯屬。而不散矣。教閱之法。以車騎步兵總為營陣。進退坐作。分合出入。皆依新制。革去舊教文具之法。如此。則行陣足以捍禦鐵騎矣。習弓弩者不必以斗力。而以射親中的者為上。習牌槍刀者不必以中敵。而以勇敢向前者為勝。神臂筒射鳳凰等弓。可以及遠。宜教之使精。堯鑿金甲。

卒伍多不肯披帶。宜習之使熟。如此。則甲冑五兵之利。可以自保而取勝矣。古之行師者。聞鼓則進。聞金則止。以旗之偃舉為所向之指麾。今則不然。金鼓間作。初無進止之令。旌旗錯雜。初無指麾之意。宜依古制。以習兵之耳目。如此。則金鼓旌旗之節。可以一眾而臨敵矣。禁戒號令。雖出於臨時。而信必在於言前。然後威可畏也。上下階級。雖著於甲令。而勢不容於幸免。然後法可行也。自部隊將至統制官。皆精選而預設之。使其恩威素行於士卒。則兵將相諳矣。自五甲部隊至六軍。皆使之左右前後。迭相應援。觀望不進。及輒退者。必行軍令。則彼此相救矣。禁軍逃亡。依法七日不首身者。必斬。遇敵戰鬪。力不能勝。因而潰散。不再聚集。歸本部者。必誅。因而作過者。滅族。則逃亡潰散之弊。可革矣。禁軍於行師之際。盜博鬪毆。飲酒至醉。拋棄甲。藏匿婦人。脅取財物。扇搖惑眾者。並行軍法。則搔擾亂群之弊。可

懲矣。先登陷陣，及能以弓弩射中賊者，雖不納級，亦賞。一軍全勝，則全賞。一軍雖不勝，而其間有能自斬賊級，及中傷在前者，則自賞。如此則立功者勸矣。將士戰歿，非逃亡者，委保伍將佐開具保明，優卹其家，不得輒以收身不到開落，違者重寘于法。如此則死敵者勸矣。此皆今日軍政之急務，當以次施行也。然臣頃年嘗詢一老卒，其言曰：昔日禁軍難作而易活，今日禁軍易作而難活。詰其所以，則曰：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嚴，故難作；然請給衣糧及時而得，無凍餒之患，故易活。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簡，故易作；然請給衣糧多不及時，又有坐倉折估之法，妻子不免於凍餒，故難活。其言極為有理，則欲修軍政而嚴紀律，當先留意於所養之者，以素得其心，不可使之怨咨也。所有修改軍政合行事件，乞降旨三省樞密院同條具取旨施行。

綱又上言曰：臣竊以國家承平之久，自河以南皆腹心內地，城池堙圯而不修，去春賊騎渡河，殘破畿邑，止於百里之內，蓋未知中國虛實，不敢遠縱。賊退，因建議請修畿甸諸邑，拱鄭許滑四輔郡，洛陽河陽城壁，以防金寇復來，使吾民有所保聚，而賊騎無所抄掠。朝廷已降指揮，而言者以為擾民，遂復止之。及去冬再寇，縱兵遠掠，環畿千里之內，無人煙矣。今京東西及江淮之間，州縣往往無城，將來秋冬虜必愈更南牧，何以捍守？治安之久，雖小邑猶藏萬家之室，穀粟貨財不可勝計，使虜得之，因糧取財，脅掠吾民，以為之用，是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也。夫惜一時之擾，而忘長久之利，豈策也哉？宜命州縣以漸增修城池，朝廷量降度牒應副。至於器械甲冑之屬，州縣類多闕乏，亦宜立名色降樣制，使及時製造，除戎器戒不虞，此正今日之先務也。

綱又上言曰。臣聞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未嘗素教而以之戰。是棄民也。古者兵民不分。無事則為鄉遂之民。有事則為軍旅之士。三時務農。一時講武。少習長安。皆為精兵。有所不出。出無不勝矣。唐設府衛之兵。頗倣古制。無養兵之費。而有用衆之實。此良法也。後世兵民既分。不可復合。惟陝西沿邊弓箭手。及近置湖南刀弩手。猶有古之遺意。其法給田百畝。使家出一人為兵。自備器甲之屬。官為收掌。有事則給之。而養馬者。又別給田五十畝。私自習學武藝。而官以時按閱。其有力者。雖一人係籍。置私名數人。以相夾輔。故弓箭手雄於西邊。捍禦夏人。多賴其力。而刀弩手之法。頗與之相類。亦能鎮服蠻獠。不敢妄動。今東南官田最多。如所謂戶絕田。逃亡田。天荒田。屯田之類。皆是。莫若一切令剝削。用弓箭刀弩手法。參酌中制。募民為義勇軍。給地與之。州郡籍其名數。依新軍團結。以時教閱。則十數萬衆。不

勞力而可具。假以歲月。皆精兵也。又皆土著。無逃亡潰散之患。最策之得者。如合聖意。乞降旨三省。措置施行。

綱又上言曰。臣竊以祖宗籍陝西河北河東之民。以為保甲。河北五十餘萬。河東二十餘萬。而陝西之數。不下河北。命提舉官總之。以時教閱。盖有意寓兵于農也。十餘年來。降指揮以免教閱。其法遂廢。而保甲不知兵。徒有其名而已。靖康間。臣嘗建議。乞專遣使團結訓練。加詳於舊。與其召兵他路。不若因此用之。為得策。而朝廷不以為然。今河東河北之地。既為金人之所踐蹂。豪傑強壯。多依山寨。以相保護。朝廷已置招撫經制司。以撫循經略之矣。獨陝西保甲名數尚在。可行措置。然陝西之民。素困於支移折變。宜一切蠲免。而係保甲之籍者。依新法團結。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。差正副統制官總之。以時訓練。有事藝精者。補以名目。擢充部隊將之類。則數十萬兵。不日可

具。西可以捍夏戎。北可以禦金寇。非小補也。京東西有弓箭社。亦皆可倣此推行。如合聖意。乞降旨三省措置。

綱又乞造船募水軍。疏曰。臣聞生於陵者安於陵。生於水者安於水。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沒。其操舟若神。而北人有懼舟楫而不敢登者。習與性成也。騎兵施於南方非所便。而南人教之水戰。必可取勝。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。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于赤壁。因風縱火。焚其船筏。遂大破之。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。而鼎足之勢立。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。觀長江風濤洶湧。吳人戈甲旌旗之盛。恐懼而退。晉有江左。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。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。衆皆奔北。聞風聲鶴唳。皆以為王師將至。則東南之兵。養育訓練。因地利而用之。亦足以自守其地。應沿河沿淮沿江。帥府要郡。凡臨流去處。宜倣古制。以造戰船。上設樓櫓。可以施弓弩。下運艫棹。可以

破風濤。頒法式以授之。仍募習水者為水軍。以時教閱。激賞賊舟。濟渡。會合掩擊。以我之素習。擊彼之蹙濟。其勢必勝。得一吐勝。則賊必破。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。嘉祐中。范仲淹上言。乞於河陽置戰艦。水軍以防契丹。當時以為迂闊。不果行。使用其說。初設至今。則大河有備。靖康初。金人豈能遽濟渡哉。先事而言。則近乎迂事。至而後圖之。則無所及。其實今日之急務也。所有諸路合置戰船。募水軍。欲乞專差官前去措置。

綱又上言曰。臣聞以步兵戰者。不足以勝騎。以其善馳突也。以騎兵戰者。不足以勝車。以其善捍禦也。古之戰者。必以車。故一稱武王曰。戎車三百兩。稱衛文公曰。革車三百乘。稱宣王曰。我車既攻。稱小白曰。兵車之會六。而兵賦則必使之出車。天子曰。萬乘。諸侯曰。千乘。大夫曰。百乘。皆以兵車為制也。後世車戰。有曰武剛車。有曰偏箱車。有曰

鹿角車。皆與古異制。則便於其事而已。金人以鐵騎勝中國。其說有三。而非車不足以制之。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。一也。用車則馳突可禦。騎兵馬弗如之。二也。用車則騎兵在後。度便乃出。戰卒多怯。見敵輒潰。雖有長技。不得而施。三也。用車則人有所依。可施其力。部伍有束。不得而逃。然則車之可以制鐵騎也。審矣。靖康間。獻車制者甚衆。獨統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。用兩竿雙輪。推竿則輪轉。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。設架以載巨弩。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。繪神獸之象。弩矢發於口中。而竅其目以望敵。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。其前施槍刃兩重。重各四枚。上長而下短。長者以禦人也。短者以禦馬也。其兩旁以鐵為鈎索。止則聯屬以為營。體制簡而運轉速。真禦戎之利器。其出戰之法。則每車用步兵二十五人。四人推竿。以運車。一人登車望敵。以發弩矢。二十人執牌。弓弩長槍。斬馬刀。列於車之兩傍。重

行。行五人。凡遇敵則牌居前。弓弩次之。槍刀又次之。敵在百步內則牌偃。弓弩間發以射之。既逼近則弓弩退後。槍刀進前。櫓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。賊退則車徒鼓譟相聯以進。及險乃止。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。其布陣之法。則每軍二千五百人。以五分之一。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。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。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。車相聯而步兵彌縫於其間。前者其車向敵。後者其車倒行。左右者其車順行。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。左右前後其變可以無窮。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。方圓曲直。隨地勢之便。行則鱗次以為陣。止則鈎聯以為營。不必開溝塹而築營壘。最為簡便而全固。昔衛青征匈奴。以武剛車自環以禦敵。故能深入。馬燧帥太原。製戰車。冒以狻猊。甲士列戟副之。故能兵冠天下。惟房琯用之為賊所焚。而後世議者遂以謂車不可用。殊不知古之

兵車謂之革車。冒之以革者。正所以防火也。欲勝金人。鐵騎使不得奔突。持久以取勝。利器無以加此。今圖書樣制。及分合陣圖。上塵。賸覽。乞降付御營司製造。教習便殿。按視可以施用。即頒降帥府要郡施行。

三年。趙元鎮上奏曰。臣竊惟太祖皇帝即位之初。用趙普策。收諸道之兵。集之京師。又於其中遴選材武。以備禁衛。謂之親兵。委腹心之臣。分軍統領。謂之三衙。所以弱藩鎮。壯王室。以革唐末五代之弊。而又訓練。駕馭。各盡其術。由是人思自効。得其死力。故凡邊隅有警。姦雄違命。天戈所指。莫之能抗。中外無事。垂二百年。由此道也。太平日久。習為驕惰。而三衙之任。或非其人。自靖康以來。南流離。散亡過半。遂使朝廷有反側之憂。人主無爪牙之勢。非祖宗之深意也。臣願陛下留意三衙。擇其忠勇。盡節臨難不避。恩威兼濟。為眾所服者。親

閱諸軍。取其人材。武藝。以廣宿衛。親兵之列。所以恢張國勢。震耀天威。使悍將強臣。膽落氣沮。指顧號令。雷動風行。然後可以大有為於天下。茲事甚易。而所係利害。非可以縷陳也。惟陛下留神省覽。

元鎮又上奏曰。臣竊見近降旨。揮王瓌軍馬城外駐劄。今已有來者。見於禹廟諸處屯泊。臣昨在温州時。見瓌軍馬亦止城外。將士皆有言曰。等是官軍。獨不得入城。以賊待我。我亦何憚而不為。瓌軍昨在淮南。後自建康由江東趨福建。以達行在。沿路肅然。無秋毫所犯。今由明越往往潰亡。作過。雖軍情變動。莫測。而懷憤之久。由此而發。故也。養兵無他。嚴號令。信賞罰而已。有功者賞。有罪者罰。自餘屯泊衣糧等事。當待之如一。儻有厚薄分別之異。必生怨望不平之心。理之必然。不可不慮。兼屯軍城外。既無寨堡。節其出入。蹂躪民田。潛行劫奪。將無所不有。非若城中有所閔防也。臣愚欲乞別降睿旨。取會人

數多寡。且令城中踏逐。或於空閑官地搭蓋。蔦屋居住。猶愈於城外。重為民患。而生彼怨心也。

元鎮又論防秋奏曰。臣契勘韓世忠屬官陳桷等赴闕。臣即子細叩問。世忠防秋措置。觀桷等所說。可見世忠之意。桷言世忠已過淮南。相視控扼。因桷等之來。專令乞兵防守建康一帶。意欲令張俊分占江上。同負此責。亦如張俊聚兵之意也。臣以為虜若不能渡江。只留淮甸。即委世忠專切固護通泰。萬一采石等處不能支吾。則虜騎深入。遂有無窮之患。雖能保守通泰。亦復何益。今若便令世忠保守建康。又緣胡騎未渡之間。嘗且以通泰鹽利為重。臣之愚意。欲乞戒飭世忠。且在承楚極力捍禦。或采石等處。已聞胡騎南侵。即令世忠全軍而還。徑趨江東。或浙西衝要。去處。或腰擊。或尾擊。雖不能遏其來路。亦足牽制。少阻南侵之勢。不能深入。所有通泰鹽利。在所不顧也。

臣本不知兵。更願陛下召張俊與議之。或以為然。即乞召陳桷等面授此意。及親洒宸翰。以賜世忠。不可坐視安危。恬不為意。遂如議者所料也。臣一介書生。辱陛下眷遇。致身至此。敢不龜勉。圖報萬分。自入夏以來。每以防秋為念。而議論不一。何由措手。既入七月。方二使南歸。而又朱勝非求去。紛紛十數日不定。八月初。即有川陝之命。萬里之行。無一人一騎。日夕經營。自救不暇。以是不能專一留心朝廷之事。今事勢已迫。乃蒙陛下擢真宰司。萬一小有蹉跌。萬死不足塞責。臣已力陳懇款。辭免誤恩。或未賜矜從。即乞陛下博選中外忠誠可倚之人。實之二府。庶幾協濟。少分陛下宵旰之憂。臣不勝萬幸。

元鎮於紹興間知洪州。又上奏曰。臣契勘本路江州興國南康軍。造臨大江。地接光黃。咫尺偽境。沿流曲折。控扼千里。萬一有警。須藉水軍防捍。唯是闕少戰船。緩急無以措手。近據探報。上流賊馬。侵寇襄

隨包截不測。沿江制置使岳飛屯駐大軍。列戍江上。亦以戰船闕少。為慮。雖先奉聖旨。命江西轉運司和雇收買二百隻。應副緣本路州縣累遭兵火。繼而招討宣撫兩司大軍經由。剗刷舟船殆盡。自即江河。惟有往來客船。若一例不以情願便行雇買。不惟商賈不通。有害貿易。亦非戰鬪所宜。兼逐時般載軍儲錢穀。亦無舟船輸運。本司今相度欲計置打造戰船二百隻。以為沿江控扼之備。般載錢糧船一百隻。專充本路往來使用。約其工費用度。不下十餘萬貫。欲望聖慈詳酌。特降睿旨。就吉州推貨務支降見錢一十萬貫。如尚闕錢物。更容本司那融支撥。庶幾乘此時月計置木植。便可打造。免致防秋有悞。大計。

紹興二年。詔內外官言事。右文殿脩撰李陵應詔上言曰。軍興以來。朝廷誥牒。非疆以予民。則莫售。師旅糧草。非疆取於民。則莫給。舊例

和買。無本可支者久矣。新行和糴。能償其直幾何。一遇軍興。事事責辦。有不足者。預借後年之賦。雖名曰和實。疆取之。雖名曰借。其實奪之。兵將衣食。不取其飽煖。取其豐美。器械不取其堅利。取其華好。務未勝本。初無闔心。賊至則偽言退保。賊去則盛言收復。遇敗以千為一。遇勝以一為千。今乘輿服御之費。千去七八。百官有司之費。千去五六。猶無益於國者。軍太冗也。張浚一軍。以川陝贍之。劉光世一軍。以淮浙贍之。李綱一軍。以湖廣贍之。上供之物。得至司農太府者。無幾。夫疆兵不在冗食。今統領家口隨行。一聞賊至。擇精銳者護送。老小。其自隨者。祇辦走耳。當議者一。虜掠婦女。軍中多有。養既不足。寧免作過。當議者二。所至州軍。邀求犒賞。守令憚生事。竭取民以奉之。當議者三。詭名虛券。隨在批請。枉費官物。當議者四。或假閔節。或行賄賂。寄名軍籍。規冒功賞。當議者五。願詔有司。專意講求。革因循以

作士氣。則軍政立。

四年。兩浙西路安撫使沈晦。過行在面對曰。藩帥之兵可用。今沿江千餘里。若令鎮江。建康。太平。池。鄂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。以本部財賦易官田給之。敵至。五郡以舟師守江。步兵守隘。彼難自渡。假使能渡。五郡合擊。敵雖善戰。不能一日破諸城也。若圍五郡。則兵分勢弱。或以偏師綴我大軍。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。敵安敢遠去。此制稍定。三年後。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。又自乞分兵二千。及召募敢戰士三千。參用昭義步兵法。期年後。京口便成強藩。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。不果用。

三十年。秘書丞虞允文上言曰。臣聞古之聖王。蒐無用之兵為有用之備。所以堅固治本。遠折亂萌。而用智於未奔沈也。我祖宗平一天下。治定功成之後。甲兵堅強。四方無敢侮拂。當乾德天聖之盛。猶且

詔諸道兵為長吏之所役使。失於教習者。著為禁令。又廂禁軍敢占為技工者。論如法。而大中祥符間。又詔諸州本城兵及等者五百人以上。團立教閱。并為禁軍。其本城兵少。即別召募。嗚呼。深謀遠慮。所以銷患於未形者。成憲具存也。伏惟陛下作新軍政。一以祖宗為法。武備之嚴。莫盡於今日。凡分屯列戍。待敵制勝之道。舉無一策之遺矣。而議者猶以為外實者。必有內虛之憂。蓋行營重兵。遠在邊境。而策應之精銳。又須觀時而動。而諸州所謂強弓弩手者。亦已盡遣。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。豈不少貽宵旰之慮。而臣竊以謂今之諸郡。未嘗無兵。諸郡之兵。未嘗無將。且以東南言之。諸郡所餘禁軍。及元額廂軍土軍。六慮十數萬。而一監司一守貳。占破之數。輒二三百人。一總管一將官。各不下百人。其間以技執役。如福建一臺。更有至數百人者。而諸路將副。今以二十四員為額。其數亦不為少矣。或以刀

筆之吏。或以給使之徒。或以勢力富豪之家而居之。使兵冗於國家之衣糧。將糜於州郡之廩給。而咸不適於用。豈不亦甚可惜也。如因其籍之兵。拘收而為之部分。因其定員之將。遴選而使之教閱。假以旬歲之後。於大軍之勢亦一助也。不然。一路一郡之間。顧不足以備他盜乎。此皆祖宗之舊章。有明效。大驗。書於國史者。願陛下勿以為不足用之兵。獨斷而必行之。中外幸甚。

三十一年。王之道上奏曰。契勘今日江北義社與建炎之末所謂義社。事勢大段相遠。蓋當時緣金人入寇。而群盜相繼蜂起。百姓東西南北逃竄無所。惟有依山據水。建置寨柵。庶幾可以保聚老幼。以幸須臾無死。且如一村五百家。其間必有六七十家儲積穀粟。可以贍給其餘。而貧窶者既與父母妻子同其死生。亦復樂為之用。蓋臣當是時嘗同里人保守無為。軍胡避山寨。備見利害。試以無為一郡言

之。建寨之始。不下二三十處。而積日累月之久。能獲保全者僅一二數。餘皆不潰則破。至有互相吞噬者。言之可為寒心。自經兵火。江北之民十不存一。紹興以來。生養蕃息。而雜以江浙等處流徙之人。通計十有三四。其疲瘵在所不論。而其稍有儲積。可以露及貧弱者。五百家中實無三兩家。方無事之時。州縣或有科擾。則望望然去之。今乃欲籍其丁壯。緩急責之以禦敵。與驅市人使戰何異。果可恃哉。今之議者。不知今昔事勢之不同。乃為奇謀秘計。僥冒爵賞。肆為巧辯。以求售於上。但恐為淵驅魚。為叢驅雀。其失人心。有非言之所能盡者。蓋今日控扼敵人去處。惟江北最為要切。而其所籍義社。莫非耕鑿之人。乃不問其欲惡。一槩驅而為之。反置數十年所養將士於無用之地。至如鄂州駐劄都統制田師中。乃欲將湖北京西兩路所管保伍。乞依淮西路密行團結。如遇盜賊竊發。許師中充鄉道。若此是必

欲擁百姓以為諸軍之前驅也。且平時養兵之費悉出於百姓。至於調教供億。又責辦於百姓。逮其兩陣相對。復以鄉道為名。而驅之於死地。是猶代庖人宰。代大匠斲。以情度情。所謂一人之情。千萬人情。是者果安在哉。今朝廷以議者之言似可聽。或信而從之。萬一至於誤事。雖食議者之肉。安能救哉。為今之計。莫若責官軍務。悉沿邊要害。去慶俾之捍禦。而責義社以保聚老幼。防托州縣。庶幾可以同心協力。以成恢復之功。實天下幸甚。

三十二年。張浚奏乞申嚴私役禁軍之法。曰。臣竊見陛下嚴戒御前諸軍。不得私役軍士。此誠軍政之要務。號令一頒。人心悅服。臣仰惟國家郡置禁旅。法令嚴密。養之訓之。皆有成制。蓋將使之備緩急。修守備。戢姦宄。除盜賊。為千里之惠。意甚深遠。自頃擾攘之後。官吏玩習。兵政不舉。臣嘗熟究其弊矣。自守臣兵官不務遵制。以時閱習。

而違法差。占若當然者。以至監司倖貳僚屬幕職。凡不應差借之處。巧作事目。或以巡守。或以備火。或以收買軍器。捕捉逃亡為名。遣出差役。及使之荷擔肩輿。市買工作。廣占人數。大傷士心。甚失朝廷養兵本意。臣愚伏望下有司檢舉舊制。應知州合破禁軍接送之類。並不許過數。自兵興以來。州郡增添兵官數多。乞於合破舊數。痛與裁減。其不合破者。止得差廂軍。而後俾之揀退老弱。招補闕額。申明隊伍。修飭器械。嚴教閱之法。謹階級之令。其知州兵官所破人數。亦仰依法輪次赴教。置為兵籍。以時勾稽。委逐路帥憲嚴行覺察。輒敢如前差占。並行按劾。從私役禁軍法。必罰無赦。仍自樞密院常切委官。密賜體究施行。庶幾為民養兵。不至虛設。而緩急之際。可以倚仗。用復祖宗之良法。不勝幸甚。

浚又上言曰。臣契勘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。鎗之隊在前。弓次

之弩次之。其弓弩手各帶刀斧。每隊九十人。通九隊作一部。九部為一陣。緣弓可射八十步。弩可射二百餘步。虜騎若近。先發弩。鎗弓隊小坐。次發弓。若至前。則純鎗之勢甚壯。可禦馬足。鮮有不勝。舊嘗以此行下諸軍。韓世忠等用此。後來更改不常。名為花裝。徒便觀看。臣恐弓弩數少。鎗手又散在隊中。參錯失序。不能破虜。如合聖意。伏乞批付臣行下諸軍。遵守施行。

浚又議練兵曰。士有好為大言者。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。苟將得其人。驅市人而戰可也。將非其人。兵精器利。曾何補於用乎。嗚呼。為此說者。蓋亦不思之甚矣。夫趙歇哀初歛之兵。號稱二十萬。能戰者無幾也。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。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。無驍騎利甲。無堅弓良矢。雖董之以粘罕。輔之以偽太子。臣知其易為敵矣。故有精練之卒。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。有訓練之兵。然後可以議

兵器之利。有堅利之器。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。知此數者。庶乎可以論兵矣。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。豈不誤國惑聽乎。知平江府洪遵乞精選間諜。劄子曰。臣聞古之人謀其鄰敵。必有覘國之術。所謂間諜者。雖聖智不廢焉。蓋堂堂之國。相與周旋。而不知其用事之人。若其人之賢愚。與意向之所在。徒冒不測。角力於兩陣。而庶幾於或勝。非所謂萬全者也。荀息之謀虞。既知宮之奇之存。又知其雖諫不聽。韓信之謀趙。獨憚李左車之智。又知其計之不用。故皆決策一舉而得所欲。漢高祖因酈食其而知魏大將之為栢直。騎將之為馮欽。步卒將之為項他。而又知其不能當吾韓信。灌嬰。曹參焉。知之既詳。料之又審。卒成漢業。豈偶然哉。恭惟陛下信順之德。昭格穹壤。金虜畔盟。神人共憤。跳梁未幾。元惡授首。此蓋皇天后土資杜稷靈長之福。啓陛下恢復之圖。方當日夜淬礪。謀所以待敵。今將

十不患不勇。糧餉不患不繼。臣之過計。竊謂我之規彼者未甚精詳。方兵交時。通國所知者逆亮而已。其腹心爪牙合慮併力以謀我者。似亦未能盡察。如聞邊郡諸軍間有所遣探剽而歸。類皆道聽塗說。不惟非其要領。兼亦虛實難明。殆與不知者無異。臣愚欲望聖慈。深詔密議。博延智勇。機略之士。深入敵境。往來出入。凡國家所宜知者。纖悉以聞。隨其所遇。待之以術。勝負之形。雖未決。彼已之勢。已可議。今日禦敵之具。固有大於此者。而莫有先於此者。利害甚明。不可不講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

高宗時。殿中侍御史章誼獻戰守四策。謂金人累歲南侵。我亦累歲奔走。蓋謀國之臣。誤陛下也。比者駐驛揚州。有兵數十萬。可以一戰。斥侯不明。金人奄至。踰江而東。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。按驛建康。兵練得勇。據長江之險。可以守矣。舟師不設。二相異意。金人未至。

遵海而南。此宰相呂頤浩過也。不知今年守戰之策。安所從出。執政大臣。誰為陛下任此事者。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。戰守之具有險阻。必資郡縣防守之力。有兵將。必駕馭撫循。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。有糧賦。必漕運轉輸。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。四者各付能臣。分路以辦。重賞嚴罰。誰敢不用命哉。

誼又奏曰。臣聞古者軍容不入國。蓋閩外之將。居有壁壘。以自守。行有介冑。以自衛。平時出門。如見敵。故能臨敵不悖。生蓋養之者。有素也。漢文帝遣三將軍以備胡。灞上棘門見稱兒戲。而細柳之師。獨有真將軍之目者。豈虛言哉。今疆敵在境。士氣宜振。而介冑遊於城闕。翁媪雜蹂於轅門。統兵之將。雖有臨淮校旗之法。敢死之士。雖有射麋麗龜之巧。皆無以自見。陛下誠能分遣將臣。遍屯要害之郡。使得各申軍法。明習教令。一旦有警。老弱悉留。精銳悉發。以聽陛下之

指授則戰將必克。守將必固。此今日之急務。惟陛下留神幸察。
誼又奏曰。臣伏覩去年十月。叛臣劉豫給率金人阻兵南向。不量輕
弱。狂習故態。數萬之衆。暴集淮甸。自謂投箕可以渡江。功在漏刻矣。
陛下奮揚神武。親總六師。破逆賊。講張之謀。推黜虜。憑陵之勢。至使
衆叛而親離。情見而力屈。潛師宵遁。有風聲鶴唳之恐。此誠陛下應
天順人。恢復中原之日也。顧臣暗淺。何足以仰禪廣淵之度。預聞經
畫之謀。然臣聞之。來遠之盛德。莫上於修文禦戎之上策。莫先於自
治。陛下仁恩浹洽。不異南北。天德覆臨。無有遠邇。故雖酋豪面內。俘
獲係塗。一切矜容。待以不死。至有臨陣就執者。釋縛而還鄉閭。解
來附者。冠帶而奉朝請。此甚盛德事也。陛下固已安行之矣。惟是自
治之策。臣請得而言之。今朝廷巡幸東南。外憑淮海。內阻大江。形勢
非不壯也。然而虜騎候來。實無藩籬之固。裴回累月。輒有南渡之虞。

此無他。舟楫不備。而違設險之義也。自虜騎既退。議者便謂可以廓
清中原。收復畿甸。茲固乘時進取之幾。而安危之所係也。使虜人果
有腹心之患。自救不暇。則陛下遣一偏裨自河而南。囊括席卷。何為
而不可。萬一虜人止是師徒單弱。知難而退。別為後圖。則秋高復來。
將何以待之。此臣所謂莫先於自治者也。今有江海之險。又有舟楫
之備。虜人來則阻險而還。止則糧道不繼。頓兵江淮之上。縻以歲月
之久。然後我可以得志矣。雖然。知所以自衛。然後以守。則固。知所以
用衆。然後以戰。則克。陛下今日三四大帥之兵。不為不衆矣。舉此以
削平禍亂。蓋有餘力。而金穀之奉。芻秣之費。幣藏無餘。僅可以集事。
然猶州郡之間。禁旅猥多。主兵之官。流品分雜。捐金帛以招無用之
兵。捐倉廩以養不戰之卒。平居依倚將副。蔑視州縣。一聞外警。輒肆
其毒。自建炎以來。殺長吏。據城郭。乍服乍叛。惡本不除。近聞淮甸之

師建州處州又復相煽。異時陛下分遣大兵渡淮而北。安集降附。東南將兵決為不靖。為今之計。且當擇取壯勇以補行陣之闕。汰去冗濫以寬財賦之源。盡舉平陸之兵。悉為舟師之用。罷招軍之請。豐府庫之儲。專奉征戰之師。使之外扞疆敵。內庇生靈。則民力益固。財用益饒。兵氣益振矣。今舉江南之戶口有幾。而兵之隸籍者有幾。率一戶而養幾兵矣。又復招軍不已。則將何以善其後哉。方今禦戎之策。莫先於自治。而自治之術。莫急於訓兵。訓兵有制。然後定禍難。攘戎狄。詰姦慝。致安平。無施而不可。惟陛下留神幸甚。

詔又奏曰。臣竊謂安邊境。定國家。唯戰守二道而已。二者皆以謀為主。守不用謀。則雖有金城湯池。未必安也。戰不用謀。則雖有堅甲利兵。未必勝也。今國家阻江左山川之險。擅東南陸海之富。有列營熊羆之士。加之罷械戈甲之備。然而守則不堅。戰則不利。其故何也。

惟不用謀也。請以近事言之。虜人嘗渡江而南矣。望風奔潰者。往往皆官軍也。得其酋領者。往往皆土豪也。豈官軍土豪勇怯有異哉。官軍擊其堂堂之陣而用力。土豪避其堂堂之陣而用智。是以虜人每能摧官軍之堅。而卒墜土豪之計者。謀與力異也。臣願陛下用沉幾先物之智。與經國遠圖之臣。柔遠應敵。揆事畫策。一切以謀為主。如此。則戰勝守固。而金人可制。土疆可復矣。况於削平盜賊。亦何難哉。詔又奏曰。臣聞邵青賊兵。近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。遂入平江府之常熟縣。所至劫虜。見今浙西州縣。遷徙奔走。公私騷然。契勘劉光世係浙西宣撫大使。驍將銳兵。自可討擊。然而不能應時擒制者。決以邵青所乘皆舟楫。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。臣觀國家既憑大江以為險阻。而於舟師略不經意。今邵青小醜。光世大帥。乃敢越境深寇。使賊有大於此者。將何以禦之。臣聞古兵法。舟師有三

等。其舟之大者為陣脚船。其次為戰船。其小為傳令船。蓋置陣尚持重。故用大船。出戰尚輕捷。故用其次。至於江海波濤之間。旗幟金鼓。難以麾召進退。故用小舟。由此觀之。凡舟之大小。皆可以為守戰之備。不必皆用大船。然後濟也。朝廷試於駐蹕之地。聊為千艘之具。教之攻戰之法。計亦易辦。伏望聖明。特降睿旨。置一水軍節。以名將以為江海守禦之備。庶幾盜賊莫敢予侮。臣不勝憤懣激切之至。

誼又奏曰。臣契勘朝廷設置州郡。本謂地產可以充貢賦。師旅可以戢盜賊。兩者並行。軍食皆足。則安富尊榮之道也。今温州軍兵猥多。幾倍祖宗舊制。糜費衣糧。耗蠹財用。至使上供常賦。不入王府。州郡錢帛。困於供億。臣今略舉大槩言之。本州自元祐元豐以前。舊置廂禁軍額。共二千五十一名。諸處巡檢。多是只差禁軍前去守把。罕曾招置。歲支錢七千餘貫。米三萬二千餘斛。紬絹布共一萬餘疋。綿二

萬餘兩。自政和以後。初置禁軍兩指揮。壯城廂軍一指揮。六處巡檢。初招人兵。九處巡檢各添二分。通計添招廂禁軍一千七百餘人。每歲又支錢一萬二千六百餘貫。米二萬八千八百餘斛。紬絹布八千六百餘匹。綿二萬一千九百餘兩。此皆昔年供輸朝廷之物。與夫本州支給官兵之費也。況有多事以來。不復出戍。超轉資級人員數多。每有招填費。耗例物。閏糧半年。旋行計置。若不申明。公私日困。伏望朝廷詳度。將本州舊額軍兵。并政和以後添置廂禁軍。并巡檢下初招添招人兵。遇有逃亡闕額。並罷招填。候人數與舊額相當。即行撥併。罷去初置初招軍分。若蒙便降指揮。亦須數年方可銷廢。盡絕。庶幾貢賦常物。可以依得祖宗舊來立定格目。供輸朝廷。今來會計一州所費在前。頗聞他郡財帛乏絕。亦復因此。伏望聖慈。降付外廷詳酌施行。

誼為微猷閣直學士。又奏曰。臣聞兵者禁暴止亂安民和衆。聖王所資以拯民於塗炭者也。今陛下經營天下。攘却盜賊。累年於茲。然未能指呼如意者。臣恐制兵之術未盡也。臣觀今日神武之兵。萃為五軍。分隸諸將。其間往往逃亡盜賊之餘。伎術市井之人。得蓬其列。所謂正兵者鮮矣。至於殿班親軍。陛下倚以待衛者。曾無千百。其於射麋麗龜之巧。投石拔距之勇。則未有聞焉。又復統兵之將。雍容緩帶。初無折衝威名之望。又無沉鷲猛毅之姿。恐不足以仰副明主駕馭英傑。鞭笞夷狄之意。臣考之前古。漢兵之在京師者。有南北兩屯。唐兵之衛天子者。有南北兩衙。此皆天子自將之兵也。其預選則莫非驍雄之士。其可任則莫非土著之人。其統率訓練則莫非智謀功名之將。兩軍力作勢敵。內消禍變。外遏僭亂。人主獨操兵柄。不以授人。故國勢彊而豪暴服矣。恭惟聖宋祖宗所置殿班親軍。處禁門之內。

其魁雄武捷。皆極天下之選。臣願陛下斟酌前代南北禁衛之意。紹隆本朝遴選班直之法。立為材技勇力之等。選於五軍。及江浙福建。凡禁軍土軍弓手。齒歲強壯。不犯徒役。不經敗亡。而有父母兄弟妻孥可任者。皆為應選。其選於五軍者。聚為一衛。其選於諸州者。聚為一衛。百人一校。千人一將。合取萬人。分為兩衛。各選殿帥統之。而總其任於樞密使。以聽陛下之指使。如此。則禁衛增嚴。王室大競矣。陛下時因聽朝之暇。或御便殿。或出近郊。人人閱試。旌別勸賞。漸增俸廩。使恩威足以得其死力。其誰敢不聽命哉。當陛下布昭聖武之時。其措置施設似不可緩。臣不勝區區之願。

詎又論民兵奏曰。臣伏見今日州郡守戰之兵。壞於昔年投換之法。竄易姓名。類非土著。尺籍伍符。難以稽考。平時嗔目語難。每懷干命之心。及其臨敵退避。率無死難之節。至于逃亡。嘔吐聚焚劫剽攻。擅據

州城執戣守將。然則軍政之弊。至此極矣。唯是民兵一事。所宜乘時措置。以備非常之舉。蓋今之民兵。則周官六鄉之衆。齊侯節制之師。漢室更戍之卒。有唐府衛之兵也。近世巡社亦有遺意。古今雖異。經籍猶存。法制具在。因時施宜。少加損益。則東南郡縣數十萬之衆。可指日而辦。閒居無錢廩之費。調發無羈旅之思。習熟險易。愛護鄉閭。比之召募遊手之人。以充師旅之任。其利害明甚矣。又况近者關陝有累捷之音。東北有可乘之便。自宜命將北征。以係人心。大兵繼進。盡復故土。被甲荷戈之士。分閫授鉞之臣。方經營於江淮之北矣。若夫根本之地。在此南服。非藉民兵。何以爲守禦之備哉。臣頗聞獻是說於朝廷者甚衆。而未獲施行。伏望斷自聖心。早賜措置。不勝大幸。時禁衛寡弱。諸將各擁重兵。御史中丞沈與求言。漢有南北軍。唐用府兵。彼此相維。使無偏重之勢。今兵權不在朝廷。雖有樞密院及三

省兵房尚書兵部。但行文字而已。願詔大臣益脩兵政。助成中興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二十二

